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會選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施華

書傳會選卷五

明 劉三吾等 撰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益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 召實照反

經

傳

三塗左傳註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輿地廣記云今河南府伊闕縣嶽鄙史記索隱云嶽謂河北太行鄙謂都鄙近嶽之地粵音越復音覆識音志其為去聲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者發語辭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音釋

經

先先見反相去聲

朏敷尾反人滂旆

反戊音茂下同傳度達各反朝馳遥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矣自戊申至庚戌太保乃以殷之衆庶攻治其祖社朝市之位于洛之汭自庚戌至甲寅經營規度凡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莫不成也音釋傳朝馳遥反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明日周公至洛則徧觀召公于新邑所經營之事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祭天地也自乙卯至于丁巳凡三日周公乃以牛二祭天地又以牛一羊一豕一祭新邑之社皆以營洛也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

自戊午至甲子凡七日周公乃朝用役書命庶殷及侯甸男三服諸侯之長皆戒集以營洛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而作邑之事雖曰艱大周公既命殷之衆庶則衆庶周不趨事赴功而大有作為焉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已上自惟二月既望至此乃史臣叙召公營洛邑會庶殷陳祀事之辭初周公至洛恒疑庶殷之反側而懷貳于周然庶殷之與侯甸男邦伯盡心竭力奔走服事乎周者皆召公之所知而信之者也故於此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其幣乃復入錫周公為贄見之禮所以陳庶殷之情以釋周公之疑也

音釋經復扶又反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

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拜手稽首

者召公敘贄見周公之禮而將欲有言以動周公之聽也旅王若公者所以陳贄見之誠以見王與周公事同一體言之於公即所以言之於王也今誥告庶殷及治事之臣而上之命下下之告上相語如此則庶殷豈不知所自哉故歎息而言曰皇天上帝既改其元子及此大國殷之命庶殷復何所恃也我周王既受天命固有無疆之美矣亦有無疆之憂故又歎息而言庶殷其曷敢弗敬而不臣服於我周焉此召公所以釋周公之疑者如此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

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天既遠絶此大邦殷之命不可再造矣而殷之多先哲王精爽之在天者雖欲救其喪亡而不可益以其後嗣子孫及其後民弗恤無疆惟休之命至於其終賢智之人不得在位而退隱于野病民者僥倖在官而天下之人知保抱攜持其婦子哀呼于天以訴無辜其往而亡者又執之而使無所容至於道非怨增故又歎息而言曰天心亦哀于四方民是以眷命用歸于勉德者此我周文武之所以興今王其能疾於敬德則天眷亦在是矣孰謂殷民之有畏心乎

音釋

經瘝如還反夫蔡傳無解當音扶陸音如字王肅云匹夫也孔疏云猶言人人也　傳呼去聲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

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已上自曰作于稽首至此

乃召公因周公有忌于庶殷代殷民分訴之辭相視也視古之先民有若夏禹天因啓迪之既順從其傳子而保祐之矣禹也而考天心觀其向背順承不違宜若可求保矣今其後嗣子孫弗克世守其業亦既隊絕其命今視殷湯天亦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祐之湯復而考天心觀其向背順承不違宜若可求保矣今其後嗣子孫弗能纘承其業亦既隕絕其命今王雖幼嗣守文武之大業凡壽耇老成之士悉用之而無遺棄者以其能考我古人之德而於事有所稽況其能稽謀自天而於理無所違召公歷言天眷之不可恃者如此所以明庶殷之無異心以釋周公之疑也

音釋經 相去聲下同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此召公為殷民而言所以寧周公之心故又歎息而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代天理物任大責重如此其大能諴和小民使無一不得其所為今日之休矣王當不敢緩於德汲汲焉如有所不及用顧畏于民情之嵒險顧畏者顧視其嵒險不敢頃刻忘乎敬畏之心也今王來此新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教化于此上中蓋以紹為天元子任代天理物之意也

音釋

經後句絕嵒魚緘反險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周公因召公之言有喻於心乃言曰其作大邑于茲土中者其自是以對越上帝敬祀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

中國治庶幾王其有天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然王之治當先服殷治事之臣以親近副貳我周治事之臣使其漸染薰陶相觀為善以節制其驕淫之性則我惟日加巡邏警覺提撕以督責之使日進於善而已王其可不以敬為所處之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頃刻而不敬乎德也蓋以答上章庶殷曷其奈何弗敬之語

音釋

經 治平聲比毗至反 傳 出治去聲下同治平聲近巨靳反漸將廉反處去聲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殷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

敬厥德即墜其命也此反覆極言天眷之不足恃而敬德之不可緩者如此

音釋

經監音鑒下同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公又言今王繼受天命我亦惟此夏商之命當繼嗣其有功能敬德而歷年者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故人歎息而言王之初服有若生子無不在初生之時初生為善則習與性成而自貽其哲命矣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以預知之也所以知者在今我服行之初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是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今既宅是新邑王其疾於敬德容可緩

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已上自旦曰其作大邑至

此乃周公閱召公之言心有未然故歷言以答之今王當謹去刑罰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若有功者其惟王位在於有冠天下之德以居天下之上能令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則王之德益以顯矣故君臣上下當同此憂勤以恤乎民其相期之意若曰我周受命當監視夏殷所享之年夏歷年四百則大而過之殷歷年六百則取法而勿替之益欲兼夏殷歷年之求也所以如此者無非欲王以小民為受天永

命之本耳此蓋答召公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此召公聞周公之言心亦有未然而復以此答之乃拜手稽首致意以言曰我小臣敢以殷之頑民及庶士御事及我周友順之民作此新邑以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於王以祈天永命而已

音釋

經奉如字又音捧供音恭

洛誥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

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陳氏櫟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周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其脫簡無疑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上下不續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耶細詳之可見

音釋

使去聲下同并去聲治平聲後凡言治洛倣此見形甸反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

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復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不辨

音釋

經　辟必益反篇內並同

傳　使去聲下同復逆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相去聲夫音扶幾音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

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音釋

經相去聲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内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及洛初於黎水再於澗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為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洛澗瀍自澗瀍也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

公於澗瀍之中卜而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為郟鄏今之河南是也人循之左越瀍水之東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呂氏曰周公欲宅洛而先卜黎何也蓋卜都主於遷殷民黎地近紂都意在地近者殷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獨見違衆故列二說以聽於天卜黎於先乃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卜洛乃吉蓋周公之心與天一也

音釋

經 瀍音廛 伻補耕反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言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

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仁山金氏曰此成王答謝周公之辭自此以下則周公勉成王以宅洛之事朱子云自此後漸不可曉益不知是何時所言陳氏曰十萬曰億蔡氏於泰誓注云百萬曰億韋昭注國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曰億故毛氏注詩禾三百億曰萬萬億而孔疏及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古數十萬曰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本

音釋 經 相去聲視與示通下丕視同恒胡登反 傳 使去聲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

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亦奠中土祈洪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澗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陳氏曰王氏謂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之大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盛禮豈十二月特牛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去矣

音釋

經 稱平舉

傳 五年再殷祭見公羊傳文公三年何注云殷盛也謂三年

袷五年禘假音格齊音齋袚數勿反放甫兩反下如字胞翟上蒲交反與庖通下音狄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敎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敎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襃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益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音釋

傳冠古玩反左右音佐佑

丕視功

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音釋經載作代反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傚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絶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陳氏櫟曰自此以下必有脫誤如二孺子句及灼叙等語皆不可曉與上下文意本不相貫所當闕疑音釋經燄以贍以冉二反傳少始紹反比毗至反爍式約反爇如劣反

烑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陳氏大猷曰彝典常也撫者順而安之之謂人君之待臣下在於報功以勸之正己以敎之敎工之道在於去朋比順典彝而法周公也仁山金氏曰觀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及惟以在周工往新邑當是周公率百官迎王于周以往洛之辭

音釋經 嚮音向 傳 見形甸反 間音間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敎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敎養萬民之道也

音釋傳 治平聲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呂氏曰王者御諸侯不識其向背之情則忠佞不分賞罰紊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之者非任智用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也陳氏櫟曰此因將往新邑受諸侯朝享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以旅王而言也

音釋

傳朝馳遥反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

彛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彛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益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陳氏櫟曰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餘當缺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歟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

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音釋經儻謨郎反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定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陳氏櫟曰此王既至洛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音釋經稱平聲下同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陳氏櫟曰此益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即答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

予沖子夙夜毖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乎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躬躬如此予沖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益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音釋

傳治去聲夫音扶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益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為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

禽就國益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陳氏櫟曰此成王自言其退即辟于周咊退之一辭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是時已行祀發政將還鎬京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為退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為王至洛後之辭也

音釋 傳為去聲下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音釋 傳治去聲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仁山金氏曰此成王在新邑將歸周命周公留後

治洛之辭音釋經監音鑒傳治平聲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為正仁山金氏曰朱子謂此正王與公訣而歸之言音釋經公無與毋通斁音亦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此下周公許成王留洛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

難之義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益大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音釋經相去聲傳治去聲下三治字同倡音唱以治平聲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

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貽予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予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予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仁山金氏曰此以上周公許王留洛之辭且君臣相勉 音釋 經單與殫同 傳治平聲下同 單音丹盡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絕句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音釋 經秬臼許反 鬯丑亮反

卣以九反又音由禋音因

傳

稃芳無反穀皮也按爾雅秬黑黍秠亦黑黍一稃二米毛氏詩傳同詩詁云秬是黑黍之大名秠則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但孔傳及說文皆言秬一稃二米鬯鬱金按周禮鬯人掌供秬鬯注云秬鬯不和鬱者又鬱人和鬱鬯以實彝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是鬱為草名而秬鬯鬱鬯皆酒名鬯者以其調暢也此經文但言秬鬯則是未和鬱者卣中尊爾雅孫炎注云尊以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在罍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等六尊是也未祭則秬鬯盛於卣及祭則鬱鬯實於彝肉乾音干語見禮記聘義體薦謂半解其體而薦之亦謂之房烝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陳氏櫟曰宿如不宿肉君言不宿於家之宿言不敢越宿也 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

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音釋

經 遘居候反 厭於艷反 傳 為去聲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陳氏櫟曰自伻來毖殷至此乃王歸鎬後使人來勞周公公因祭文武而全載其祝辭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之辭也惠篤敘至朕子懷德此祝辭全文祭氏分為二節似不以末二句為祝辭何也惠篤敘至厭于乃德此公自致祷祝之辭也殷乃引考至朕子懷德此公為王禱祝之辭也雖曰祝辭然禱祝之中有規勉之意末二句歸重於王非徒徼福於先王而已

戊

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下史官記祭祝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仁山金氏曰此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留後治洛也

音釋

戊音茂祝之六反陸又之又反祼古玩反

傳

祼灌也孔疏云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

祼瓚才旱才贊二反秬鬯灌地按秬米為酒名秬鬯將祭則煮鬱和之乃名鬱鬯灌必用鬱鬯取其芬香旁達以降神郊特牲云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張氏曰公輔成王大保文武所受天命至此為七年矣陳氏櫟曰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在後治洛之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日唐孔氏推之謂此歲三月丙午朏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其言良是上言逸祝冊告文武之冊也下言作冊逸誥告命周公之冊也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冊祝先王又因廟祭而冊命周公也前言戊辰而結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明十二

月為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紀載倒文法也惟七年有二說今從張氏者按禮記云七年致政於成王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東征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歸政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至是年二十王肅此說與記合七年始終鑿鑿可考葉氏七年而後公薨之說未見所據何若捨有據之舊說而從此乎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貽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後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僉氏履祥曰此篇即召誥序所謂三月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者也

音釋傳

吁去聲治平聲後言治洛並同覆芳六反場音亦更平聲舍音捨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陳氏傅良曰三月周公相宅年之三月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弗弔解見大誥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之終于帝益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音釋經弔如字喪去聲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益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

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音釋

經 弋音翼 傳 咋去聲治去聲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用言也新安陳氏曰既曰惟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留曉殷士而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也

音釋

經 為如字 傳 見形甸反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陳氏大猷曰天心

仁愛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所謂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即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絶之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音釋經

嚮音向　泆音逸

傳

亹音尾不倦之貌　間去聲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益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音釋傳

治平聲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恤祀月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陳氏櫟曰罔敢失帝能體承上天不敢失其心也以帝則言之求之太深矣音釋傳治平聲操倉刀反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祇三畏既除無所不至矣音釋經矧失忍反泆音逸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

畀不明厥德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陳氏大猷曰德者得於天之所賦本未嘗不明明其德者人之所以盡乎天也故天畀之不明其德者人之所以棄乎天也故天不畀音釋經喪去聲下章同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畧是也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

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葢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葢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董氏琮曰肆當作肆赦之肆下文有率肆矜爾則此當言赦其罪而不正治其餘黨也

音釋

傳 倡音唱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

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音釋經無與毋通傳樂音洛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音釋傳裁作代反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遷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

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益章德者天之命令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音釋 傳 復扶又反 行胡孟反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明致大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金氏曰此即多方篇所謂王來自奄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者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

音釋 經 奄字書作郁古通用衣檢反又衣廉反陸氏於此及左傳孟子皆無音說

文衣檢反註周公所誅奄國廣韻音同註國名王篇烏檢反註周所伐商奄也獨廣韻又音史炎反朱子孟子集註但音淹而無二音比毗至反

傳應平聲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之辭也以此人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音釋

傳處上聲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田土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説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音釋經啻施智反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兹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音釋傳四井為邑周禮地官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註四井方二里也夫

音扶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為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益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

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歌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

音釋

經 無史記作毋

傳 更平聲 樂入聲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馬作暇則非所謂所矣

音釋

傳 處去聲朱子語錄云此句恐有脫字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民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篇言三宗文王及怨

罟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陳氏大猷曰稼穡艱難固當先知而尤不易知以人情所易忽也視小人之子猶有不知而反以父母為無聞知者況成王生長深宮其能知乎故公深以此儆動之

音釋經 相去聲 諺疑戰反 傳 俚音里 豢胡慣反 劉裕南

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衣頭嘆稱高祖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音釋

經嚴如字陸又魚檢反治平聲 傳戊音茂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大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音釋經亮陰音梁庵說見說命篇雍於容反傳當去聲居樂音洛見形甸反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

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陳氏大猷曰保愛護也惠利澤也鰥寡非特保惠之又加敬焉獨舉三宗者以繼世之君享國最長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金氏曰商三宗之無逸先

知稼穡之艱難也商後王之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也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不能無逸惟不能無逸故罔或克壽

音釋經耽都含反樂音洛傳惡去聲夭於兆反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益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陳氏大猷曰自猶自成自得之自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慾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

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音釋

經 鮮音仙

傳 昳徒結反足子遇反予音與賙之由反衡石史記始皇事無大小皆自決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傳餐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衛士傳

餐而食見唐太宗紀傳如字餐一作飧非是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政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供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求

音釋

經供音恭 傳數雙遇反下同橫斂並去聳送使去聳唐食貨志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使謂諸道節度觀察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

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天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音釋經觀如字又音貫傳見形甸反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沉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為虛位是也真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不有酗酒其最也人惟沈酗于酒則心志昏亂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公專

以此申戒也

音釋

經　樂音洛

傳　行胡孟反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誑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人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音釋

經　譸張流反下章同幻音患

傳　誑古況反好惡並去聲予音與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

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廢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真氏曰篇中有兩至于小大之語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言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為民而言

音釋

經 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職救反孔疏云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

傳 更平聲省所景反欲力驗反惡去聲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怨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惟中宗高

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音釋經詈力智反傳樂音洛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

乃或譸誕變置虚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譸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之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已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已怒以為已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為已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陳氏櫟曰末章承上章論處怨詈之道然召民和而使之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於身無次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脉豈淺淺哉

音釋

經

辟必益反 綽尺約反

傳

羅織唐武后時來俊

臣等按羅織經謂網羅無辜織成其罪　芥蔕上音介下丑介反音與蔕同漢書註刺鯁也長上聲要平聲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金氏曰胡氏大紀以無逸為周公絕筆之書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於成王皆有沖孺之稱獨此篇不然故知其最後也董氏鼎曰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為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為之目此一書之大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周三王先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者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即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為言焉真萬世之龜鑑哉

音釋

經　監音鑒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迥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耳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廷居洛邑而召公獨執政柄所以亦有去志以洛誥君陳諸篇攷之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諸篇攷之則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成王意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猶未固此周公所以諄諄於留召公歟

音釋

經奭施隻反說文作𡘋唐張参五經文字作奭從十從皕從大 傳呼去聲要平聲反復之復

音腹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詳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音釋經弔如字喪去聲嗚呼君已

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音釋背音佩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音釋經易以

跋反諶時壬反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音釋經施施智反與也傳焜胡本反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胡氏一桂曰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為固成王之經歷未為深吾等當留而不當去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

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蘊勉召公丏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

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而聞矣金氏曰此章承上章引商為証商六臣皆相初政者伊尹佐湯創王業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皆以世德舊臣相嗣王初政周公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嗣守之初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於武丁之相不言傅說而舉甘盤蓋盤初年之師保說後進之賢相此篇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故但舉世德受託之相是以及甘盤而遺傅說耳說者不攷其時故不得其所言之意鄒季友云按商之六賢皆以舊臣相嗣君故周公引之為比以留召公若傅說則高宗所自舉故不及 音釋

戊音茂 傅見形向反下並同說音悅閒去聲厭益陟反覆數救反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

又有殷故殷先生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於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音釋經實絕句屏必程反稱平聲辟必益反傳稱平聲夫音扶下同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

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音釋傳三極易繫辭註三才也間去聲驟徂救反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也夏氏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言天復命武王也金氏曰割申勸傳記引此作周田觀按周字篆文割似害從害而多刀聲亦近似此當作害而音曷曷何也言上帝何為而申勸

武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哉

音釋

傳重儲用反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號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此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金氏曰此章承上章因言文王四臣歷相武王以勉召公也

音釋

經夏玄雅反虢郭獲反夭於驕於表二反散蘇旱反

傳治平聲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若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音釋

經蔑莫結反

傳為去聲更平聲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若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益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音釋經見形甸反闢如字傳臣為去聲見形甸反覆敷救反下章同

武王惟玆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大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

人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益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評也

音釋經單與殫通稱平聲　傳與音預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缺文收罔勖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

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收罔勗不及呂氏曰召公若收歛退藏罔勗勉成王之不逮

音釋

經 濟子計反句絶造在早反

傳 下遐稼反復扶又反卷音拳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欲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歷折調䕶心勞力瘁又非平時

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盡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來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音釋

經 監監音

傳 締丁計反 撞傳江反 齊才詣反 棼數文符分二反亂也 紓商居神與二反 闇與暗同 污音烏 茹忍與如倨二反 夫音扶 乾沒上音干史記張湯為小吏乾沒註隨勢浮沉也唐蘇鶚云乾沒與陸沉同義 斨千羊反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

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金氏曰此章述武王顧託之命

音釋　經　乘平聲　傳　并去聲　載作代反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音釋　經　監音監　喪去聲　否部鄙反　傳　呼去聲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于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

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金氏曰朕允予不允二允字相應我所信者保奭必能敬德與予監殷之墜命念周天之威耳予固不信至於如此費辭自予惟曰以下釋召公所以欲去之意

音釋

傳 勝平聲下同語牛據反復扶又反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

益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文武留召公也

音釋傳 復扶又反覆數救反說音悅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複之多誥耶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音釋傳 複音福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

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遺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惕然而留哉 音釋

經 治平聲 傳 誥烏含反相去聲下同夫音扶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次叙當在洛誥之前 音釋 傳 復扶又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

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
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
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
得以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雖欲
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
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
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
即命之王以為諸侯以見周公慼然於三叔之刑幸仲
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金氏曰周公位冢宰正
百工即古者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禮也若明堂位及
荀子漢志所言則誣矣

音釋

經 辟眦亦反 乘去聲

傳 少失照反 乘平聲 倡音唱 從才用反 圻與
畿通淮汝之間孔傳云蔡本圻內國名取其名以名新
國也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
徙九江下蔡鄭氏曰蔡仲封上蔡傳十八世至平侯徙
新蔡皆隸蔡州又二世昭侯徙下蔡隸壽州別皮列反

見形甸反丞音棣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胡仲名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音釋經行胡孟反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陳氏櫟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而孝則為臣而忠

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惟忠本於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即所謂邁迹自身音釋經無與毋通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音釋經治平聲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陳氏大猷曰仲虺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音釋經蕃方煩反

濟子計反傳屏必郢反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毋無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已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陳氏大猷曰舊章常度則中道所作內不變於已之私智外不變於人之私言則中道立而侯職盡矣

音釋

傳好惡並去聲沾之廉的協二反輕薄貌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呂氏曰仲豈荒棄王命

者地之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替故於終復戒之

音釋

經 無與毋通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

疑當時觸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御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碱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

志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音釋傳

費音秘粗坐五反夫音扶碔砆音武夫石次玉也隗五罪反罝牛刀反建瓴音零建覆也瓴盛水瓶字見漢高祖紀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益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音釋經

奄衣檢衣廉二反左傳註奄嬴姓國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說文云在魯括地志云今曲阜縣之奄至鄉是也

傳

悝枯回反難去聲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若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正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陳氏櫟曰四國四方之國也東征初殷與三監為四國此時無之故泛指舊為殷諸侯而尹民者

音釋

傳復扶又反見形甸反應平聲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惟帝降格于夏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缺文

音釋傳幾音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章文多未詳

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罔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絶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内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寛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殘害於其國也葉氏曰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故秋官稱各麗其法以議獄訟開闢明也不能明于民之附法者而大降之罰此説既與乃大降罰相貫又與下文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皆相應

音釋 經 麗鄰知反又郎計反附著也後厥麗同叨他刀反懫陟利反 傳 度達各反殘慈良反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

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陳氏大猷曰顯者明之至休者美之至桀既失君德天於是求民主故降顯休命于湯使刑殄有夏刑言伐其國殄言絶其緒

音釋　傳是為去聲餘並如字渙呼亂反散先肝反漫莫半反殄徒典反緒象呂反統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

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然內愧乎金氏曰此言夏桀之失民而夏所用之多士亦不為無罪葢引之以責殷之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以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陳氏櫟曰前後章兩麗字皆當作附麗刑法說慎厥麗謹其刑法之附麗也乃勸乃以勸民也所以其民受刑刑當其罪故亦用以勸也由明德以慎罰所以亦能用勸戮之釋之刑所當刑宥所當宥無不能用勸也慎厥麗與上文開于民之麗二麗字相照應一乃勸字生下文四勸字說上刑罰來皆相照應以附麗於法解麗字不可易矣陳氏櫟曰此段當在下文亦克用勸之

下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謹罰仁之政也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音釋經要平聲說見康誥篇傳辟毗亦反當去聲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

曰慰解之而已哉

音釋

經 辟必益反

傳 操倉刀反舍音捨幾音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如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益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音釋

傳 見形甸反復音福別筆別反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紂以多方之富大肆

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音釋經辟必益反傳度達各反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音釋經喪去聲下章同間去聲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為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陳氏曰上逸過逸也下逸安逸也謂過於安逸猶言安其逸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通

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覬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陳氏櫟曰五年須暇不可强通宜缺之

音釋傳 覬音冀幸也合音閤又如字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禨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眾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音釋傳 禨子鴆反音與浸同左傳云吾

見赤黑之祲註妖氣也顏師古云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若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陳氏大猷曰可為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金氏

曰商既不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惟我周王足以承天故命尹爾爾多方前日猶未定之天今日乃已定之天故下文責其非望之圖

音釋傳 勝平聲猷音由鮮上聲洶許拱反讋質涉反服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狀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音釋經 夾訖洽反傳 瀦音諸水所停也禮

記汚其宮而瀦焉註云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若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其罪爾金氏曰教告之謂東征之前文告

之也戮要囚之謂東征之時俘囚之而不殺也至再至三而爾不用命故遷殛之此即多士篇所謂時其遷居西爾非我奉德不康寧者所謂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也

音釋

經要平聲說見康誥篇蔡傳云戒懼而要囚之則義與康誥傳異矣

傳狃女九反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為明驗

音釋

經監古銜反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

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金氏曰此以下告遷洛之官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胥伯小大多正則周所置治致之職也臬的也今爾多士臣我三監以叛於今五年至此則當以王官為準的也

音釋經臬魚列反傳長上聲治平聲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

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聚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乃在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

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金氏曰忌古文作惎欺也戒其反為凶德之人所欺誘

音釋

傳掖音亦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啟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故此因以勸厲之也陳氏櫟曰此章專提起胥伯正告之介賚者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山川土田蓋遷殷民時就拔其豪

俊為晉伯正以共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比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使表率殷士殷民而躋于泰和也

音釋

傳

予音與 朝馳遥反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也

音釋

經

頗普禾反 遠如字 探他含反 離去聲又平聲

王曰我不惟

多誥我惟祗告爾命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

又不能敬于和猶復弗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睟然溢於簡冊也又曰是又爾更端為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為多方之誥丁寧反覆諭以時惟爾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於和則求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於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音釋經無與

毋通傳更平聲復扶又反倦音拳盼匹莧反睇或輒反

立政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首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内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

傳長上聲下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

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得其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

音釋

經 任如鴆反綴株衛丁劣二反賁音奔鮮上聲 傳 帥音率長上聲下同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彊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

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實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為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玆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猶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皆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仁山金氏曰九德本臯陶所陳知人之目有夏君臣世世守以為取人之法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事任則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任大臣皆以三宅言之

音釋

經

恂音荀行

胡孟反又如字傳復扶又反參差上初簪反下初宜反要去聲語去聲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

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之無餘藴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諸家皆以陟字句絶陳氏大猷曰湯升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即丕釐上帝之耿命也

音釋 經見如字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欽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

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音釋 暋音敏夏亥雅反奄衣檢反盡也

傳 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註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是也田制一夫百畝故百畝為夫九夫為井隰皐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人族師云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

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音釋　經　長上聲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音釋　經　趣此苟反　傳　趣馬掌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註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七十二疋立趣馬一人　趣此苟反　長上聲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葢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

屬所謂褻臣也此百司蓺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大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音釋

傳　見形甸反下六見字並同　長上聲　諱惡去聲禮記王制太史所掌執簡記奉諱惡註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治平聲　歷數所矩反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

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文庶常吉士之文以内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内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仁山金氏曰此章連舉文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王之官其人則皆文王所儲之人

音釋

經　阪音反

傳　監古銜反見形向反下並同蒙北亳左傳註梁國蒙縣西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穀熟南亳輿地廣記南京應天府隋唐為宋州有穀熟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偃師西亳漢志河南郡偃師縣即湯所居亳也按此乃帝嚳之故都而湯居之故小序云從先王居後盤庚所遷亦

此地也治平聲夫音扶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其事益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於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為也惟言罔敢

知然後見文王敬忌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陳氏櫟曰上文雖及常事司牧人而不及準人庶獄即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音釋

傳見形句反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叙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

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音釋經相去聲間去聲

傳焉於虔反夫音扶推通回反治去聲下同左右音佐佑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

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音釋傳治平聲下章傳同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

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陳氏櫟曰立政下列三宅則並有立事字立政下不列三宅則無立事字尤是顯証

音釋

傳

紬音抽漢谷永傳云燕見紬繹顏師古云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音釋

經

勱音邁勉也相去聲

傳

沾之廉的協二反便毗連反晻與暗同

今文子

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益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尢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猶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臣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折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

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春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仁山金氏曰古人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陳法講於苑狩射御習於鄉學巡邊四征寓於巡守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爾況其時淮奄未盡平故周公言及之

音釋

經 詰喫吉反

傳 治平聲下同見形甸反好去聲犴魚肝反又何干反野犬所以守獄故謂獄為犴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

歆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董氏鼎曰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立矣公前日攝政猶無可言者今歸政留洛心在王室豈容默乎此立政之書所以作也

音釋

傳温邑名蘇公為武王司寇令平聲

書傳會選卷五